

理論與經驗

(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的經驗與國家學說)

石 英 譯

1. 革命之前夜。

成熟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初的著作“哲學底貧困”與“共產黨宣言”恰關連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前夜。因此，我們在這裏除有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之敘述以外，還能得到一個當時的具體的革命的情勢之某程度的反映；所以，我們以分析此等著作的著者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中直接地所抽出的結論中關於國家的部分，較為合理而適當的吧。

“勞動階級”，馬克思在其“哲學底貧困”中說着“會在其發展的路程上，以一個排除了階級及其對立之聯合 (Assoziation) 去代替舊的資本家社會吧；後此就沒有本來的意義的政治權力，因為政治

權力不外是資本家社會內部的階級對立底公式的表白”。——一八二頁，一八八五年版。

在此後二月中即一八四七年的十月中由馬克思和昂格思二人共著的“共產黨宣言”中所包含着的記述去與這個階級廢止後的國家底消滅之思想之一般的敘述相比較而說明之，是很能得到一些教訓的。

“我們一方面描寫着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發展之一般的狀態，他方面我們却追跡着在現存社會內的多少地被隱蔽了的內亂到達到一點而爆發公然的革命，於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由暴力去顛覆布爾喬亞而創立自己的支配權……”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勞動者的革命底最初的一步是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昇登於支配階級，是德模克拉西之獲得……”

“普羅列塔利亞特將利用自身的政治的支配權，漸次地從布爾喬亞去剝奪一切的資本，集中一切的生產用具於國家即當作支配階級而組織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手中，而儘可能的急速地去增進生產諸力……”三一頁及三七頁。一九〇六年第七版

這裏我們發見關於國家問題——即“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專政”之思想（這是馬克思和昂格思至巴黎公社以後開始說起的）——底馬克思主義之最有意義及最重要的諸思想底公式化，我們更發見“國家，這就是當作支配階級而組織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最有意義的國家之定義，而此定義又同樣地屬於“被忘卻了的語句”的數中之一。

這國家的定義從來不會在官許的社會民主黨底普及的宣傳及鼓動文書中說明過。不單沒有把牠說明，而且完全把牠忘却了；這也是當然的，因為牠完全地與改良主義不能一致，牠立刻會去粉碎那關於‘德模克拉西底平和的發展’之凡俗的機會主義的成見及小資產階級的幻想

一切的機會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及哥芝基主義者反覆地說普羅列塔利亞特有國家之必要，且斷言這是馬克思的學說；但是他們‘忘却’了去附加下述二條件；即第一，照馬克思講，普羅列塔利亞特祇要將死滅的國家，換言之，牠祇要立刻開始死滅的，且不得不歸於死滅的，國家；第二，勞動的住民有“國家”即當作支配階級而組織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必要。

國家是特殊的權力組織，即為鎮壓某一階級而使用的權力底組織。那一個階級必需要普羅列塔利亞特去鎮壓呢？當然的，這只是搾取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勞動的住民祇為抑制搾取者底反抗背叛有國家之必要。然而為指導這個抑制，使這抑制有生氣起來，而且實行這抑制的只有唯一的至最後為止是革命的階級——即能聯合一切的勞動的住民和被搾取者去與布爾喬亞沱（即資本家階級）作戰，而且能完全地排除布爾喬亞沱的唯一的階級——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纔是可能的。

搾取階級為維持他們的搾取，即為人民底極少數者底自己的利益去抑壓人民底壓倒的多數者起見，要有政治的支配權，被搾取階級為完全地排除任何的搾取起見，即為人民底壓倒的多數者之

利益去反對近代的奴隸所有者即地主與資本家之極少數者起見，要有政治支配權。

小資產階級根性的民主主義者，用階級調和底夢想去代替階級鬥爭的這自稱社會主義者們，也狂熱地幻想著社會主義的變革，但他們不當變革是去顛覆掉取階級底支配權看，却以爲是自覺了自己的任務的多數者平和地使少數者服從起來的東西。與超越於階級的國家之承認不可分離地相結合的這個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在其實踐上，不外是放棄勞動階級底利益，例如一八四八至一八一七年的法蘭西革命的歷史，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英國，法國，伊國及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之參加布爾喬亞的內閣底經驗所證明似的。

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是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爭鬥過來的，但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現在在俄羅斯又由社會革命黨員及孟塞維克而復活起來了。馬克思使階級鬥爭的學說必然地發展到政治權力的學說即國家。

布爾喬亞底支配權底顛覆祇有由特殊的階級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纔是可能的，因爲這階級在牠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中已經有行使這顛覆的準備，已經有使牠能做這顛覆底可能與力量。布爾喬亞底雖粉碎及裂斷農民及小資產者層，但牠却使普羅列塔利亞特團結且組織起來了。祇有普羅列塔利亞特——因牠在大工業上所擔當的經濟的任務——是能做一切的勞動及被掉取的羣衆底指導者，這勞動及被掉取的羣衆是被布爾喬亞底所掉取，所壓制着的，且不

少於，不，而且比普羅列塔利亞特更被壓迫着的，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解放是沒有能力自動地去鬥爭的。

馬克思所應用於國家及社會革命之問題的這階級鬥爭的學說，無條件地引導人們去承認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政治的支配權，他的專政，即去承認不與其他的無論何人相共有而直接地置其基礎於階級底武裝的權力之國家權力。布爾喬亞底底顛覆祇有由普羅列塔利亞特之轉化於支配階級纔是可能的，由這一轉化纔能破壞布爾喬亞底底不可避免的及絕望的反攻，又能為新的經濟秩序去組織一切的勞動及被榨取的羣衆。

普羅列塔利亞特要有國家權力，要有權力底中央集權的組織，就是說要有強制底組織，這強制底組織一方面可用為鎮壓榨取者底反抗，他方面可用作教導人民底壓倒的多數——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及半普羅列塔利亞——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底‘建設’方面去。

馬克思主義由教育勞動者的黨去教育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前衛，即教育這前衛能夠奪取政權，能夠指導全人民向社會主義去，能夠教導及組織新的秩序；簡言之，這前衛是在於沒有而且反抗布爾喬亞底底存在之他們的社會生活底形成之際的勞動民衆及被榨取者之教育者，指南者及指導者，反於此，目下佔着優勢的機會主義者則在勞動者黨之中教育一種分離於大眾的，‘順應’於資本主義的境遇的，半盆奧菜就出賣自己的生得權的，即拋棄人民對於布爾喬亞底底革命的指導者的任務的，高薪俸勞動者底代表者。

“國家，這就是當作支配階級而組織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

——這個馬克思的理論是不可分離地與歷史上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革命的任務之全學說相結合着的。這任務底完成即是形成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專政，即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政治支配權。

但若普羅列塔利亞特爲對抗布爾喬亞而有這特殊的強制組織的國家之必要，那末次述的問題獨自地會出現的：即不予先毀滅及破壞布爾喬亞爲他自身所創造的國家機關，一般地，我們能夠思維上述的那樣的組織有創造之可能麼？“共產黨宣言”使我們正面地對着這個推論，而馬克思自身在總括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的革命底經驗之成果之際，亦說着這個推論。

2. 革命底諸成果。

關於這個我們所關心的國家底問題，馬克思總括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革命底諸成果於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勃爾特之霧月十八日”中底下述的論考中：

“……但革命是澈底的，牠現在還在經過着淨罪之火。革命是有方法地完成牠自身的工作。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爲止，牠已經解決了其準備底一半，牠現在正在解決其他的一半。第一，革命爲要可以顛覆議會權力而完成了此權力。已經達得了這目的現在，革命爲集中牠自身一切的破壞力量，牠完成這執行權，還元執行權有最純粹的表現，使之孤立，且使牠爲唯一的非難的目標。倘若革命完成了這準備工作底第二的半分之時，歐羅巴定會從牠的坐席跳出來而這樣地喝采罷：親愛的潛龍，你真勇敢地穿過一切

了！……

“保有巨大的官僚的及軍事的組織底，廣大而人爲的國家機關底，五十萬的軍隊與五十萬的官吏軍底這個執行權力——這可驚的寄生體像一個網膜似的卷繞着法蘭西社會的身體而窒塞牠的一切的氣管，——是發生於專制王政的時期，即發生於促進這王政的封建制度底崩壞之際。”法國第一次革命使中央集權得着了發展，“而同時地獲得了統治權力底範圍，屬性及其諸下級官吏。拿破崙完成了這國家機關”正統派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爲這工作底較大的分工以外，並沒有其他的寄與。”

“……那國會制度的共和國當牠與革命鬥爭之際，終於不得不看出有與諸壓抑法規一塊地去擴充統治權力底諸手段及中央集權之必要了。交互地爭鬥支配權的諸政黨把這巨大的國家構造底占領看作勝利者底主要的分贓品”。（九八——九九頁，漢堡第四版，一九〇七年）。

在此重要的論考之中，馬克思主義比之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議論有偉大的一步前進了。在那裏，國家這問題還是非常抽象地議論着，即止於使用一般的概念與普通的表現法。這裏則具體地提出了這問題，而其結論亦非常精確地，決定地，實踐地，實作地公式化了。從前的一切革命已經把國家機關完成了，因此，我們不得不將牠破壞粉碎起來。

這結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中最重要亦最根本的東西。而這根本正就是現在所流行的官許的社會民主主義諸黨不但

忘却了的，而且（我們在後面當更評論）是被第二國際的最優秀的理論家哥芝基直接地歪曲了的處所。

在“共產黨宣言”中只有歷史底諸成果是被總括着；這歷史底諸成果使人們看出國家是階級支配底機關，且使人必然地到達這樣的結論：不預先地獲得了政治權力，不曾到達了政治的支配權而將國家轉化到“當作支配階級而組織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前，普羅列塔利亞特是不能顛覆布爾喬亞的；又這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在牠的勝利之後馬上就會開始死滅，因為在沒有階級對立的社會裏，國家是沒有用處，而且也是不能成立的。從歷史的發展底見地看來，由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去代替布爾喬亞的國家，其結果是如何的問題，這裏並不會提出來過。

馬克思於一八五二年正提出這問題而且解決了牠。忠實於他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哲學，他把從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的大革命底歷史的經驗為其基礎。常常是這樣的，此地亦是一樣，馬克思的學說是由深酷的哲學的世界觀和豐富的歷史的智識所照明的經驗之概括。

國家問題被具體地提出如次：即布爾喬亞的國家，對於布爾喬亞底支配有必要的國家機關是如何地歷史地發生出來的？在布爾喬亞的諸革命底經過中，又面當被壓迫階級底自發的戰鬥的行動中，布爾喬亞的國家蒙受怎麼樣的變化和發展？對抗於這國家機關底普羅列塔利亞特之任務又是怎樣的東西？

固有於布爾喬亞的社會之中央集權化的國家權力發生於絕對

專制主義底沒落之時期。二個制度對於這國家機關是最有特徵的；即官吏與常備軍。這二個制度怎樣地用了幾千的紐帶直接地和布爾喬亞相結託的事實，在馬克思及昂格斯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發見這種記述。一切的勞動者底經驗能極明瞭且印象很深地說明這個勾結的關連。勞動者階級因他自身的感覺學知這個關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勞動者階級很容易地亦很正確地理解着這關連之不可避免性底學說；而這學說正是小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所忘却的，——不問出於他的無智和輕率或出於更輕薄的根據只承認其“一般性”而不想從此抽出相當的實踐的結論。

官僚與常備軍——這是資本家社會底身體上的“寄生物”；從使這社會破裂起來的內部的矛盾中發生出來的，但亦使這社會底生活氣管“壅塞起來”的寄生物。官許的社會民主主義之中現在占着優勢的哥芝基式的機會主義却以在國家中認知寄生的有機體之見解為無政府主義底特有的獨占的領域。當然的，馬克思主義底這樣的曲解對於小布爾喬亞——他們由利用“防衛祖國”底概念去辯明及粉飾帝國主義的戰爭，使社會主義蒙受了前代未聞的奇恥大辱，——是頗為有利的；但，這仍不免是一種曲解偽說。

自從封建主義底沒落以來，歐洲所經驗的許多次數的資產階級的革命之中，這官僚和軍事機關是不斷地進行着其發達，完成與鞏固化。尤其是小布爾喬亞層被吸引到大布爾喬亞的方面去了，且其大多數都因上記的機關底助力而服從大布爾喬亞。因這機關允許農民，小職工，小商人及其他等等底上層以一種比較地安樂

的，平穩的而且可靠的小位置，使他們得列於一般的人民之上位，試考察一九一七年二月二七日以後的半年中的俄羅斯所經過的事實吧；以前專給予黑色百人團(Schwarzen Hundert)，的團員底官吏之地位，現在變成做了人民黨員(Kadetten)，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微官之對象了。（同樣的事實，讀者們，可在你們各自的貴國去找尋呢！——譯者）。沒有人去思考應該做一些怎麼樣的真實誠心的改革，却祇努力將這改革推移到“國民會議”去；更且用心地將這國民會議底召集延期到戰爭終結以後！關於掠奪物底分配，關於總長，內閣秘書長，總督等等的地位之占領，反於此，則不用什麼躊躇分配了，且亦不因此而待諸國民會議底解決！在政府組織之時的聯合內閣的把戲，歸根地不外是爲着分配底一表白，亦不外是通於上下，亘於全國的中央及地方底全官廳之上的這“掠奪物”底新分配之一表白而已。一九一七年二月二七日起至全年八月二七日止的半個年間的客觀的總計表示得非常明瞭：即諸種改革是被延期着，只於官吏的地位之分配是實行了；而此分配底“誤謬”則受新的再分配所訂正。

但，這官吏機關底新分配愈加在諸種的布爾喬亞及小布爾喬亞的政黨間（人民黨，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這祇關於俄羅斯的）累積起來，則以普羅列塔利亞特爲頭部的被壓迫階級愈加明瞭那全布爾喬亞的社會對於他們是死敵的事實。這事實使一切的布爾喬亞的政黨，縱令是最民主主義的及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政黨，對於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抑壓手段亦有嚴酷起來，抑壓機

關即國家機關強固化起來之必要了。事件底這樣的經過，迫使革命“去集中一切的破壞力”去對抗國家權力，使革命不以完成國家機關，反不得不以破壞及殲滅這國家機關為任務了。

不是論理的推理，却是事件底事實的經過，一八四八年的活生生的經驗，纔逼人去這樣地提起問題。至於馬克思在如何的審慎的程度內去嚴密地固執歷史的經驗底事實的基礎。只要我們知曉在一八五二年他還未曾具體地提出應被殲滅的國家機關將用什麼去代替的問題就夠明白了。經驗在當時還不曾為解決這問題表示出什麼基礎。這問題至一八七一年纔由歷史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在一八五二年祇能以自然科學的觀察底精確性去這樣地決定：——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已經到了“集中一切的破壞力”去對抗國家權力之任務，即已經到了以“破碎”國家機關為任務之時了。

這裏許有這樣的問題出來——即馬克思底經驗，觀察及結論底普遍化；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之三年間的法蘭西底歷史底領域向更大更廣的領域去的移置；這普遍化與移置是不是正當而合理的呢？為檢討這二個問題我們第一試先想起昂格思底注意，然後再去考察事實吧。

“法蘭西”這樣地昂格斯在“霧月十八日”之第三版的序文中寫着，“是歷史的階級爭鬥比較其餘的地方更多而每次戰到最後的決定為止的國家；因而法國亦是階級爭鬥在其內部運動着的，亦在其中總括着牠的諸結果的，交互起落的政治的諸形態以極銳明的輪廓所捺印着的國家。在中世時代是封建制度的中心點的，在文藝復

與以後是統一的、身分的王制的典型國家的法蘭西，當大革命之時勦滅了封建制度，而且在任何的歐洲諸國不曾有過的典型性之下創立了布爾喬亞氾底純粹的支配權。向上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於支配的布爾喬亞氾底鬥爭因亦在這裏進行着到處不能比擬的尖銳的形態。（三至四頁，一九〇七年版）。

這最後的注意因自一八七一年以來法蘭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革命的鬥爭已經走入了中絕之境，可說是已經陳腐了。但無論這中絕如何長久地繼續下去，這決不是除外這樣的可能性——即法蘭西將於將到來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中表示牠為戰至最後的決定點為止的階級鬥爭底典型的國家。

但，我們概括地回看一零那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頭的先進諸國底歷史吧。那末，我們可以看出這同一的過程在更著大的舞台上展開了的事實，雖然牠比較是緩慢一些，而且更複雜了一些。即一方面在諸共和國——法蘭西，美國，瑞士，——的與在君主國——英吉利，某程度為止則德國亦可在內，伊大利，思堪狄拿維亞諸國，等等——的同樣地有“議會權力”底落成之過程；他方面不關資本家的國家秩序底不變的基礎之如何，却有分割及分配官吏之地位的掠奪物的諸種的布爾喬亞與小布爾喬亞的黨派間的關於爭鬥底過程。最後有“執行權力”及其官吏並軍事機關底完成與鞏固化之過程。

凡此種種無疑地是資本家國家一般底全部的發達之一般的特徵。不過法蘭西早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三年之中以較迅

速的，尖銳的及更集中了的形態表示出這全資本家世界所特有的同一的進步之過程而已。

然而帝國主義，即銀行資本，並巨大的資本家底獨占之時代，獨占的資本主義之轉化到國家獨占資本主義去的時代，尤其明顯地指示着“國家機關”底非常的強固化；君主諸國與自由的諸共和國同樣地，官吏並軍事機關底前代未聞的擴張增大是與壓制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增大相結合着的。

世界歷史現在無疑地引導人們到一八五二年所不能比擬的更大規模的，以“破碎”國家機關為目的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底“一切的力量底集中”去。

普羅列塔利亞特將用什麼去代替國家機關，我們可在巴黎公社所提供的最富於教訓的材料中去學得的。

3. 一八五二年之馬克思底問題提起

一九〇七年，梅林（Mehring）在新時代紙上（第二五年第二卷第一六四頁）發表了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寄給佛衣德馬葉（Weidemager）的一書翰之拔萃；在此書翰中有這樣重要的考察：

“現在祇關於我自身的，則次述的功蹟都不能歸屬於我，即近代社會內部底（階級的）存在與夫（此階級的）相互的鬥爭都不是我所發見的。資本家的歷史家比我更早地已經敘述了諸階級底鬥爭之史的發達，而且資本家的經濟學者亦早已敘述了諸階級底經濟的解剖。我自身所新做的可以如次地表示出來：1. 諸階級底存

在祇與在一定的，歷史的發達階級上的生產底不調和相結合着；2. 階級鬥爭必然地引導到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專政去；3. 這專政自身只不過是形成一切的階級底揚棄並導向無階級的社會去的一過渡。

在這些話語之中，馬克思以可驚嘆的含蓄性，最初成功於浮彫出他自身的學說與其先行的且最有炯眼的資本家的思想家的學說之內的主要而且最根本的差異點，第二表白出關於國家之他自身的學說底本質。

馬克思的學說底最本質的東西是階級鬥爭。這是人們所常說常寫的。但這却有誤謬；而從這個誤謬一步一步地生出了馬克思主義之機會主義的曲解，即生出了使馬克思主義能得資本家底承認的精神上的偽造。因為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而是先於他的布爾喬亞所創產的，那末，一般地言之，布爾喬亞可以承認階級鬥爭說了，只承認階級鬥爭的人還不是馬克西斯特（Marxist 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依舊可站在布爾喬亞的思想並布爾喬亞的政治底域內。制限馬克思主義於階級鬥爭的學說之內不外意味着馬克思主義底改惡，亦不外是使馬克思主義還元到布爾喬亞所能承認的東西去。馬克西斯特祇是這樣的人，即延長階級鬥爭底承認到承認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專政之人纔是馬克西斯特。這裏成立着馬克西斯特與其普通的小（又或大）布爾喬亞最深的差異，這是真實地理解及明認馬克思主義與否之試金石。所以，這是並不稀奇的，當歐洲的歷史使勞働階級實踐地到達其所與的問題之時，不單

是一切的改良主義者與機會主義，即一切的“哥芝基主義”（動搖於改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內的人們），都立證了他們自身是拒絕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專政之可憐的俗物及小資產階級根性的民主主義者。一九一八年八月，即比本書第一版更後來所出版的哥芝基的小冊子“普羅列塔利亞特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底小布爾喬亞的曲解之樣本，並且是只在言語上虛偽地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在行為上都可卑地拒絕馬克思主義的樣本。

由其主要的代表者且曾是馬克思主義者卜爾哥芝基所代表的現今的機會主義完全地陷入了於布地喬亞的態度之上述的馬克思底特質叙述中；因這機會主義制限階級鬥爭底承認之領域於布爾喬亞的諸條件及諸關係底領域之內。（而在這領域內，在這框內，則稍有教養的自由主義者的無論那一個“原則上”都不會拒絕階級鬥爭底承認！）機會主義不能正確地導引階級鬥爭底承認到其最本質的方面去，到從資本主義至共產主義之過渡期去，即不能導引到顛覆及完全地殲滅布爾喬亞底時期去。事實上這時期是不可避免地為前代所未聞的激烈的階級鬥爭之時期，亦為鬥爭之未曾於尖銳化的形態之時期。因此之故，這時期的國家無條件地不得不是在新的方式之上的民主主義的國家（即為普羅列塔利亞特及一般地無所有者底民主主義的），而且不得不是在新的方式之上的專政的國家（對於布爾喬亞是專政的）。

更進一步說，要完全地認識這關於國家之馬克思的學說底本質只有這樣的人纔是可能的，即理解這一階級的專政不單是對於

一切階級社會自身有必要，不單是對於顛覆了布爾喬亞氾以後的普羅列塔利亞有必要，而且對於全歷史的時期——即將資本主義從“無階級的社會”，即共產主義相分離的，——是有必要的。布爾喬亞的國家底形態是非常多樣多種的，但牠的本質完全是同樣的：即一切的這樣國家結局總歸是布爾喬亞氾底專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去的過渡當然會有政治形態底廣大的豐饒性與多樣性，但其本質的東西無條件地是同一的：即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專政。

Э. 10. 1928. 譯了。